

俄罗斯对哈马斯实施接触政策的动因与限度*

赵玉明

内容提要 2006年俄罗斯主动与哈马斯建立官方联系，之后双方长期保持接触。俄罗斯对哈马斯接触政策的驱动力，可以从三重视角予以考察。从大国外交的视角看，俄罗斯坚持以哈马斯问题为议题，迫使西方与其在联合国、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等框架下展开大国协调。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在哈马斯问题上的大国协调让位于大国博弈和大国对抗。从地区战略的视角看，俄罗斯力求保持在接触哈马斯时持中立立场，以此为手段争取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上掌握话语权，并把与哈马斯的接触作为与以色列交往时的话题及密切与地区国家关系的载体。从国内安全治理视角来看，俄罗斯对哈马斯的接触政策受到国内安全政策的影响。在乌克兰危机长期化背景下，俄罗斯与哈马斯相互看重对方的战略价值，也有意向保持和加强接触。但哈马斯问题不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该组织只是俄罗斯交往的巴勒斯坦多个组织之一，因此俄罗斯对哈马斯的接触政策有其限度。

关键词 俄罗斯外交 巴勒斯坦问题 哈马斯 接触政策 新一轮巴以冲突

作者简介 赵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XAMAC）自成立以来，因其主张和行为影响了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的解决进程，在中东安全格局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在国际事务和世界政治中都受到广泛关注的非国家行为体。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与杰哈德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以色列爆发新一轮冲突，使得一度被边缘化的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重回中东安全事务的中心。可以说，哈马斯的举动再次证明了该组织对地区事务和国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俄乌冲突背景下俄外交新动向”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际局势的影响力。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自哈马斯在 2006 年第二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赢得选举以来，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一直与其保持交往，哈马斯的代表团也多次到访俄罗斯。从本质来看，俄罗斯对哈马斯奉行的是接触政策，除有限议题外，双方并没有深入的合作，俄罗斯欲利用这种接触政策作为对外交往的杠杆来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 2022 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和 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与哈马斯之间的往来与之前相比更加频繁。俄罗斯始终坚持与被西方和以色列贴上“恐怖组织”标签的哈马斯保持接触和交往，可谓值得关注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议题。

关于俄罗斯为何要对哈马斯实施接触政策，其动因、表现和结果是什么，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在动因解读方面，有学者认为俄方看到哈马斯在 2006 年第二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展现出广泛的民意基础，并通过胜选的方式获得了组织合法性，因而认定其是巴勒斯坦政治进程中的合法参与者并与之进行官方交往。^① 在政策诉求方面，有学者提出俄罗斯有意借哈马斯问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② 另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正在通过官方交往的方式展示对哈马斯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有在不造成与美国和以色列争议升级的情况下才会延续。^③ 不过，俄罗斯很难支持哈马斯这样带有民族主义旗号和军事性质的伊斯兰组织，因类似组织曾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曾给俄罗斯民众带来不愉快的回忆。^④ 上述成果为本议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分析的空间。另外，乌克兰危机的升级等新情况对俄罗斯涉及哈马斯的接触政策又有何影响，也值得跟踪研究。鉴此，本文从考察俄罗斯的外交理念和实践特征入手，立足于国际角度的大国外交、地区角度的中东战略和俄罗斯的国内安全政策三重视角，尝试立体还原俄罗斯对哈马斯接触政策，以期为理解俄罗斯在巴勒斯坦问题、巴以问题和中东安全进程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提供有意义的学术思考。

① Олег Кондратенко,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ге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е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Wschodnioznawstwo*, № 11, 2017, с. 482.

② А. В. Любачев, Динамика изменения места и роли контр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2–2006 гг.),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политэксп, № 3, 2007, с. 129.

③ Elaheh Koolaei and Hamidreza Azizi, “Expansion of Russia – Hamas Relations: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ower, Politics & Governance*, Vol. 3, No. 2, 2015, pp. 56.

④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линия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ероятно, остане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держанной, <https://rg.ru/2023/11/21/nulevaia-summa-skvoz-ukrainskuiu-prizmu.html>, 2024-10-11.

一 应对哈马斯问题是俄罗斯施展西向大国外交战略的体现

基于与西方合作的考虑，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激化之前，俄罗斯一直与美国、欧盟就哈马斯问题进行对话协商，以实现将哈马斯纳入到有关四方的框架之下，进而推动解决巴以问题。2014年乌克兰危机激化后，俄罗斯与西方难以在涉哈马斯问题上进行对话和协商。比较来看，不论是合作还是对抗，俄罗斯之所以在哈马斯问题上与西方不断互动，其重要原因在于维护大国形象和发展大国外交。

（一）俄罗斯将哈马斯问题置于建构大国身份和推行大国外交之中

从俄罗斯自我认知看，近代以来俄罗斯始终有大国抱负。自19世纪初期凭借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而跃居欧洲政治舞台中心之后，俄罗斯从上至下就形成了强烈的大国认同。一定程度上，借发展与其他大国关系，推行大国外交进而维护国家利益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是俄罗斯外交的核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在国际事务上乏力应对，导致西方国家质疑其大国身份。尽管俄罗斯坚称自身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大国，但面对质疑产生大国身份焦虑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基于对国家身份的敏感，俄罗斯“把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定为恢复大国地位并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①尤其是西方应把俄罗斯看成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都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全球性大国，即使是在其影响力最小的领域。^②从这种逻辑出发，俄罗斯需要借助大国外交的方式介入全球和地区事务，从中占据有利位置和提升话语权，用以拓展和维护自身利益，同时满足本国民众对大国地位的身份认同和情感需求。

在俄罗斯看来，中东历来是俄罗斯展现大国外交的场域。近代以来，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和波斯帝国争夺过领土。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争夺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苏联解体后，中东地区事务的话语权基本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普京上台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关系的理顺、叠加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俄罗斯经济形势大幅好转，开始主动介入全球事务以争取

^① [俄罗斯] 李太龙：《“大国认同”因素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以俄罗斯叙利亚行动为例》，载《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1期，第81页。

^② [澳大利亚] 波波·罗：《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过去、现在及未来》，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第8页。

和维护利益。中东是俄罗斯的近邻地区，对于俄罗斯而言战略价值不菲。开发丰富的油气资源在经济上对俄罗斯有诱惑力，与地区国家关系的加强能提升俄罗斯掌控的独联体南部地区边界安全系数，同时在地区扩大影响力可牵制和阻挠北约东扩态势。^① 不过，面对西方主导地位，俄罗斯在中东推行大国外交需要合适的契机和发力点。从这一点来看，2006 年哈马斯的崛起给俄罗斯创造了这种机遇。需要指出的是，积极参与解决哈马斯问题的主要力量是联合国、美国和欧盟。换言之，当时俄罗斯在哈马斯问题上进行大国外交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国家或它们主导的国际组织。

（二）2014 年以前俄罗斯有意借哈马斯问题与西方协调大国关系

2006 年哈马斯在第二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胜出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主动向其发出来访邀请。此举令外界大为震惊，并受到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强烈抨击。对此，俄罗斯表示将在接触哈马斯的同时，推动其执行中东问题有关四方（Quartet on the Middle East，以下简称“有关四方”）伦敦会议的决议，即规劝其放弃暴力行为、承认以色列和加入中东和平进程。^② 2006 年 3 月 3 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在会见哈马斯代表团时转达了有关四方对其要求。随后，普京专门就会谈内容向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以色列、埃及等国领导人进行了通报。在同年 7 月召开的八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上，普京就俄方与哈马斯进行接触的考虑和理由再次进行了详细阐述。

俄罗斯不顾西方反对邀请哈马斯来访，但又极为重视向西方解释交往的合理性，目的有二：一是寻求相互谅解立场。俄方认为，与哈马斯的接触有助于防止巴以局势恶化并继续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以寻找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国际社会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俄罗斯要求西方在哈马斯问题上相互理解。俄方表示，西方一直呼吁在中东国家推动民主议程，美国还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等倡议。在俄罗斯看来，哈马斯的胜选就是民主的胜利。西方应理解和尊重巴勒斯坦民众的选择，拒绝承认哈马斯及选举结果无异于孤立巴勒斯坦全体民众。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区政策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谅解。例如，针对 2006

^① 庞大鹏：《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中东》，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76 页。

^② Ответ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 Л. Камынина на вопрос СМИ в связи с заявление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а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оссии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пригласить в Москву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ХАМАС,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624120, 2023-12-08.

年哈马斯在选举中意外获胜，普京表示这的确是对美国的巨大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东发生的一切都是其责任。^①

二是力图共同推动哈马斯问题和巴以问题的解决。在寻求相互谅解的前提下，从2006年与哈马斯进行接触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激化，尽管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存在各种分歧，但仍能维持总体合作的战略态势，进而存在就哈马斯问题进行大国对话和大国协调的可能性。正是凭借与哈马斯的接触与交往，俄罗斯成功与抵制这一组织的西方国家展开协商。例如，在有关四方框架下，俄罗斯与联合国、美国和欧盟不断以哈马斯问题为议题进行对话并发表声明，谴责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的相互攻击行为，要求哈马斯接受巴以双方签署的各类协议并回应“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 Peace Initiative），进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三）2014年后俄罗斯凭借哈马斯问题与西方国家展开博弈

2014年乌克兰危机激化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从总体合作转向全面对立，这一态势亦传导到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对话协商上，双方大国协调场景逐步让位于大国博弈，俄罗斯与西方在哈马斯问题上转入大国对抗。自此，西方主动冻结与俄罗斯在大部分国际政治议题上的协作，尤其是美国再度开始筹划单独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但在俄方看来，美国担任巴以问题主要调解人的结果是导致中东和平进程进入死胡同。对此应依托有关四方，并考虑将土耳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纳入中东和平进程当中。^② 除此之外，俄罗斯还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的“世纪协议”不具有法律基础，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西方国家抛开有关四方和绕开“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做法导致巴以问题被边缘化。俄方还反复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的解决始终应以联合国及安理会为平台，以有关四方为核心机制，依照各项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且需在俄罗斯的参与下进行。^③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继续与哈马斯维持常态化交往，同时不再寻求得到西方的谅解。

^① Брифинг для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ресс - центре,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3715>, 2023 - 12 - 02.

^② А. В. Крылов, В. М. Морозов, Палестина - израильский трек: провал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Б. Обамы,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7, №. 4, с. 109.

^③ Ответ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 В. Захаровой на вопрос СМИ о ситуации в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427155, 2023 - 11 - 12.

2022 年 2 月 24 日乌克兰危机的全面升级使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彻底摊牌。西方对俄罗斯实行全方位的政治抵制、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俄罗斯则以各种强硬手段作为回应措施，双方进入对抗螺旋不断盘旋上升的状态。不再顾忌西方反应的俄罗斯，不仅继续与 Hamas 保持对话，而且双方交往频率明显增加。2022 年 5 月 4 日，Hamas 政治局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Mousa Abu Marzook）率团访俄，与俄罗斯总统中东与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副外长米哈伊尔·博格丹诺夫（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局势。9 月 2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 Hamas 政治局主席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2023 年 3 月 18 日，马尔祖克再度访俄，表示俄罗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行使自决权和独立权。^①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1 月、6 月和 10 月，Hamas 代表团又 4 次到访俄罗斯。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采用以下方式与西方国家在 Hamas 问题上展开博弈：一是利用 Hamas 问题揭批西方。对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原因，俄罗斯反复强调西方国家巴以政策的破坏性作用。俄方表示，长远来看只有政治外交手段才能真正彻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但西方当前以经济援助这种短视政策来掩盖这一途径发挥作用。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恰恰证明这种短视政策的一再错误。同时，“逢俄必反”的政治化立场导致西方围绕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与俄罗斯进行对抗。^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Мария Захарова）直截了当地称，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是双方恶性暴力循环的又一次危险体现，是长期不遵守联合国及安理会相关决议的结果，是西方阻止有关四方开展工作的后果。^③ 另外，俄罗斯还强调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长期大量向以色列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助其保持对巴勒斯坦和周边国家的军力优势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二是驳斥西方借 Hamas 问题损害俄罗斯国家形象。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有西方舆论称俄罗斯向 Hamas 提供政治支持、资金援助和武器装备，以

① 《Hamas 高官：俄罗斯是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行使自决权和独立权的重要支持方》，参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https://sputniknews.cn/20230318/1048813653.html>，2024-01-19。

②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тогам визита в Китай, 18 октября 2023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532>, 2023-12-23.

③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 В. Захаровой в связи с резким обострением ситуации в зоне палестино-израиль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907962, 2024-01-21.

促使其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进而转移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度。对此，俄罗斯的反应是，俄罗斯对出口武器装备的管理以最终使用证明（Сертификат конечно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制度为依托，一向有严格的监管措施。俄制武器流入加沙地带，来源是乌克兰的黑市。倘若追根溯源，恰恰是西方国家肆意破坏国际通行的武器出口管制规定和相关国际法规，违法大量向乌克兰提供苏制或俄制武器装备。^①

三是联合中东国家与西方在联合国框架内围绕巴以问题和哈马斯问题反复缠斗。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着重强调中东地区和平的实现在于淡化美国的角色并发挥本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作用。^② 换言之，中东地区欲实现和平，应避免西方大国在巴以问题上的非建设性作用，并发挥非西方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在这种理念之下，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及其他国家立场一致，要求立即在加沙地带实行停火，防止人道危机进一步扩大，然后通过协商平息哈马斯等组织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而西方与以色列则要求国际社会首先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明确表态其是“恐怖组织”，然后再寻求达成停火方案。由此，以中东地区众多国家、俄罗斯乃至全球大多数国家为一方，与西方和以色列在涉及哈马斯的议题上出现尖锐立场对立。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双方围绕巴以问题进行讨论时长时间无法就涉及哈马斯的案文达成一致。2024年3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首次通过针对巴以问题的第2728号决议，要求斋月期间在加沙地带立即实现停火。决议通过的前提条件是案文不涉及哈马斯以及美国投下弃权票。但是，美方代表随后当场宣称决议不具有约束力。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于约旦和埃及代表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俄罗斯等众多国家均投下赞成票，美国和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则投下反对票。

由上可见，以哈马斯问题为议题系俄罗斯推进大国外交实践中的一枚“棋子”，并充分反映了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与西方关系的演变趋势，其背后折射出俄罗斯旨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根本驱动力。

^① Ответ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вопросы пр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Путин», 13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ода,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904188, 2024-03-21.

^② Laetitia Spetschinsky, “In the Israel – Hamas War, Russia Takes the Ridge Road”, <https://www.oiiip.ac.at/cms/media/policy-analysis-9-israel-hamas-war-russia-takes-the-ridge-road.pdf>, 2024-02-18.

二 哈马斯问题成为俄罗斯实施实用主义外交的地区工具

汲取了苏联时代的经验教训之后，“重返中东”的俄罗斯在地区政策上逐步完善成熟并形成自身特色。其核心特征就是俄罗斯立足于实用主义外交原则，不明显偏向任何一方，从而扮演一种相对平衡的中间角色。由此来看，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奉行的是“等距政策”（*Политика равноудаленности*）。^①俄罗斯知名智库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承认这种观点，并着重强调与西方不同，俄罗斯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或意识形态负担，与地区大小行为体都建立和保持建设性关系，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更适合担任“诚实中间人”角色。^②西方学者尽管表述不同，但同样认同这种见解，形容俄罗斯扮演的是“万金油”（*Jack of All Trades*）和“无为大师”（*Master of None*）的角色。^③实际上，俄罗斯正是通过左右逢源的“中立”姿态，巩固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显示其独特作用。

（一）与哈马斯交往有助于俄罗斯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上掌握话语权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政治力量主张以暴力方式解决巴以问题，而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与以色列之间的分歧。由此，巴勒斯坦内部形成了以世俗主义力量和伊斯兰主义力量为两大阵营的严重分裂，进而对巴以关系和中东和平进程产生重要影响。^④另外，双方对巴勒斯坦内部合法性与领导权的争夺，加大了哈马斯等组织与以色列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⑤俄罗斯显然看到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分歧及其影响，提出以下三方面观点：一是指出巴勒斯坦内部分裂违

① Чем сближение Москвы и Тегерана может встревожить Эр - Рияд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авноудаленности проходит экзамен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https://www.ng.ru/editorial/2022-11-13/2_8588_editorial.html, 2023-11-30.

② Россия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тактические победы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вызовы,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ossiya-na-blizhnem-vostoke-takticheskie-pobedy-i-strategicheskie-vyzovy>, 2023-11-03.

③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10/31/russia-in-middle-east-jack-of-all-trades-master-of-none-pub-80233>, 2023-12-20.

④ 刘中民：《巴勒斯坦内部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纷争——以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关系为例》，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57页。

⑤ 姚惠娜：《巴以安全关系困境长期化的原因解读》，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5期，第148页。

背民众根本利益，倘若已有分歧无法化解，则无法建立统一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二是尽管两大阵营矛盾深厚且难以调和，但二者并非敌对性质，仍存在弥合分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三是解决分歧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协商与合作。其具体路径是哈马斯等组织融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加入民族权力机构^①，这些组织下辖的武装力量则纳入民族权力机构所属的安全部队，同时民族权力机构调整权力结构。^②正是基于上述认知，俄罗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是在与哈马斯等组织进行交往时，劝说其与法塔赫一方实现和平共处。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在2011年、2017年和2019年3次专门组织巴勒斯坦各派别莫斯科对话。对于筹办这种对话的目的，拉夫罗夫明确指出，促进恢复巴勒斯坦内部团结以使其作为整体与以色列通过谈判来解决巴以问题是俄罗斯的优先考虑因素。^③在俄罗斯看来，促使巴勒斯坦实现内部团结符合自身国家利益，也是其政策目标。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于2024年2月29日至3月1日举办第四次巴勒斯坦各派别莫斯科对话，共有14个组织参会。这一举措充分说明在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和新一轮巴以冲突交织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上仍有参与意愿和行动能力。尽管俄罗斯与巴勒斯坦各派别都保持经常性接触，目的是调解哈马斯和法塔赫等巴勒斯坦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④但这显然只是俄罗斯政策的表象，其内核依旧是通过与哈马斯和法塔赫同时交往的方式两面下注，维系该国在巴勒斯坦等中东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力。

对于巴以问题，俄罗斯的核心主张是反对哈马斯、杰哈德等巴勒斯坦组织与以色列之间不断重演的暴力循环，要求双方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俄罗斯反复号召自治政府制止哈马斯等组织的暴力袭击行为，呼吁停止伤害以色列平民的行为，放弃扣押以色列士兵作为人质的做法。对于以色列，俄罗斯

① 2013年起，民族权力机构改称为自治政府。

② О ситуации в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07 октября 2011 года,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safety/1742115, 2024-02-13.

③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палестинского диалога, Москва, 12 февраля 2019 года, <https://mid.ru/ru/maps/ps/1453465>, 2024-01-18.

④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Взгляд молод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Мировое развитие. Выпуск 20) / Ред. колл.: И. Д. Звягельская, Т. Л. Ровинская, П. П. Тимофеев. - М.: ИМЭМО РАН, 2019. М. И. Махмут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палести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рамках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1991-2018 гг.), с. 78.

表示其有权捍卫国家安全和保护本国公民，但必须依照《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等国际人道主义法规行事。俄罗斯坚决反对把全体巴勒斯坦人与激进分子画等号的态度，反对对巴勒斯坦人的定点清除、法外处决以及在人口稠密地区过度使用武力，尤其军事行动不应伤害妇女儿童。俄罗斯呼吁拆除非法犹太人定居点，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围困，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困境。对此，俄罗斯一贯主张依托联合国安理会，依据各方达成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建立以 1967 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共处。可以说，俄罗斯欲通过在道义和行动上支持巴勒斯坦的各项诉求，要求 Hamas 等组织和以色列为切实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以此构建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上相对客观公正的“劝解者”和“调停者”身份，并借此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二）哈马斯问题成为协调俄罗斯与以色列特殊关系的发力点

苏联解体后，尽管以色列依旧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盟友，但俄罗斯与以色列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长期执政的普京与以色列政坛常青树内塔尼亚胡之间构筑的良好个人关系，尤其有利于双方关系保持稳定。两国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特别是俄罗斯的粮食、原钻等原材料对以色列保障本国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以色列的科技实力和资本输出则对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必不可少。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境内还有庞大的来自苏联的俄语居民群体，他们不仅构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还在一定程度上使该国成为“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的延伸。^①正是由于有大量俄语居民群体的存在，俄罗斯才有足够底气宣称其格外关注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并认为自身负有特殊利益。^②除了一贯反对哈马斯等极端组织袭击以色列平民之外，俄罗斯还表示高度关注本国公民和同胞的安全问题。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数名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人质被哈马斯等组织扣押。另外，从 2023 年 10 月 7 日到 2024 年 4 月 4 日，以色列国防军中共有 9 名拥有俄罗斯国籍的军人阵亡。^③在以

^① 参见张严峻：《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11 页。

^② “Netanyahu Tells Russian Official: We will Do ‘Anything’ to Prevent Nuclear Iran”，<https://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tells-russian-official-we-will-do-anything-to-prevent-nuclear-iran>，2024-03-08。

^③ Израиль назвал число погибших солдат ЦАХАЛ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гражданством，<https://www.rbc.ru/politics/04/04/2024/660e3fd79a79475be3413f6e>，2024-04-19。

色列看来，尽管俄罗斯做出重视以色列安全利益和要求保障俄籍人员安全的姿态，但它与哈马斯一直进行交往的做法则暴露出其主张和行动的矛盾之处。因此，以色列一直对双方交往表达出强烈质疑和激烈抵触态度。^① 对此，俄罗斯反复向以色列宣称，它与哈马斯来往的前提条件是遵守联合国和有关四方的规定。俄罗斯还以自身解决车臣分离主义问题为例，劝解以色列任何冲突的解决最终只能依靠政治外交手段。^②

另外，俄罗斯坚持与哈马斯来往，使以色列不得不考虑俄罗斯的立场和反应，即要么在涉及哈马斯的议题上争取获得俄方理解和支持，要么防止俄方在哈马斯问题上给予更大压力。这种顾虑使得俄罗斯面对以色列时处在有利位置且拥有心理优势。同时，俄罗斯与哈马斯的交往客观上也给以色列增加了一条与哈马斯进行沟通和交往的间接渠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呼吁俄罗斯参与解决哈马斯扣押人质问题。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及外长拉夫罗夫等官员也确实在与哈马斯政治局成员会面时，呼吁哈马斯释放相关人质，从而回应了以色列的诉求。这种关系也相对强化了俄罗斯在与以色列交往中的主动地位。

（三）哈马斯问题成为俄罗斯密切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的载体

如上文所述，与哈马斯的交往使得俄罗斯在巴以问题和地区安全事务上找到了新的发力点。俄罗斯以哈马斯为议题，与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进行政治外交协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等机制平台进行对话。通过共同要求哈马斯接受“阿拉伯和平倡议”等主张，俄罗斯与地区国家或组织展现出的立场一致性和构建的议题联盟，有助于密切双方在其他领域的沟通与合作。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着力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的交往，意图以密切交往打破西方的围困。尤其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敏锐抓住了伊斯兰国家和民众对以色列军事行动无差别性和西方严重偏袒的不满，在谴责哈马斯暴行的同时，亦指出以色列的过度行为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等国际公约。2023年11月21日，普京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

^① М. А. Сапрон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 – араб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о и после « Арабской весны »,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3, 2014, с. 32.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осла России в Израиле п. в. стегния на ежегод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попечитель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сохнут, Иерусалим, 24 февраля 2008 года, <https://mid.ru/ru/detail-material-page/1749649>, 2024 – 02 – 01.

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阐述俄方主张。12 月 6 日，普京突访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巴以问题是商讨的重要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相继会见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等众多地区国家外长，重点就巴以问题协调立场。10 月 21 日，博格丹诺夫赴埃及出席巴勒斯坦问题峰会。俄方的总体态度可以归结为支持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支持卡塔尔等国推动早日停火的努力，声援埃及在援助中发挥的作用，赞赏沙特阿拉伯针对巴以问题举办的阿拉伯—伊斯兰联合峰会。2024 年 7 月 30 日，伊朗和俄罗斯不约而同地指责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据点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告知其国内各通讯社：“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由上可见，俄罗斯力求在哈马斯问题上维持立场中立的同时，有意充分发挥其战略价值，以此扩大与地区国家交往并提升在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种做法符合当前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底色。实际上，实用主义只是俄罗斯中东政策的手段和工具，表明该国在叙利亚之外并没有投入过多资源，而是注重政治和外交领域的运筹施展，其最终目的是以最小成本最大限度地拓展地区影响力。

三 对哈马斯的接触政策彰显俄罗斯国内外安全治理联动策略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俄罗斯对哈马斯的立场与接触政策背后的内在逻辑同其内政方针息息相关，尤其是国内安全政策和对穆斯林群体的政策。

（一）俄罗斯对哈马斯接触政策是其国内安全治理的对外延伸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陷入政治不稳定、社会相对混乱和经济下滑的局面，各领域安全形势恶化。涉及穆斯林群体，一方面俄罗斯的伊斯兰运动迎来复兴浪潮，另一方面外来的极端主义等思想侵蚀该国境内的部分穆斯林，并使一些奉行宗教极端思想的穆斯林打着宗教旗号掀起分离主义运动和实施恐怖主义袭击行为。^① 尽管 2000 年前后俄罗斯通过两次车臣战争基本解决了分离主义问题，但是恐怖主义问题至今未能完全根除。2024 年 3 月 22 日，莫斯科

^① Ю. М. Почта, Религ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го фактора),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 4, 2019, с. 629.

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宣布负责。俄罗斯重大恐袭事件频发，既有多种内部诱因，又叠加了境外组织渗透因素。另外，外籍移民和劳工的大量涌入，不仅大大增加穆斯林群体的数量，而且加大了俄罗斯在移民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等问题上的难度。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一方面致力于以军事和安全手段维护俄罗斯南部安全稳定，同时通过《反恐法》《反极端主义活动法》《移民法》《外国代理人法》等各类司法和行政手段，打击各类宗教极端思想在穆斯林群体中的传播，切断境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资金来源与信息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与境外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交往时慎之又慎，首要考虑的就是维护本国安全利益。

由于一些宗教极端组织思想宣传与暴力行为具有溢出效应、跨国性特点，俄罗斯基于国内安全情势，依据自身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和民族社会等领域的利益考量，还综合考虑特定组织的性质理念、实力大小和地区国家间相互关系，灵活务实地决定采取何种立场或交往方式。例如，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于诞生于中东地区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组织，俄罗斯的立场与国际社会完全一致，第一时间将其列为恐怖组织并加以打击。对于成立时间长和在中东地区有广泛影响力的跨国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俄罗斯忌惮其在本国穆斯林中的影响，同时出于维护与传统友好国家埃及之间关系的需要将其列为“恐怖组织”。同样是以以色列为对手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杰哈德，尽管实力相对弱小，该组织也未将俄罗斯视为敌手，但因其宣扬“圣战”思想而被列为恐怖组织。^①近年来，俄罗斯与土耳其建立了相对脆弱平衡的关系，即维持所谓“斗而不破”的状态。土耳其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并视为国内头号安全威胁。尽管苏联曾大力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但俄罗斯为避免土耳其借“泛突厥”名义干涉车臣问题和在本国南部地区扩大影响力，虽未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但主动选择与其保持距离。同样，由于俄罗斯没有介入黎巴嫩内部事务的明显意愿，且顾忌以色列的态度，因此虽然黎巴嫩真主党实力较强且一直在俄罗斯视野之下，但双方并没有建立官方交往关系。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当然忌惮哈马斯。不过，尽管以色列大力向俄罗斯游说哈马斯曾表态支持车臣分离势力，但2004年以来哈马斯宣称车臣问题是俄罗斯内部事务，加上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基本解决了地方分离主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主办的巴勒斯坦各派别莫斯科政治对话中，杰哈德仍受邀参加。

义问题，因此俄方对哈马斯的安全焦虑得到极大缓解。同时，哈马斯并不宣扬对俄罗斯发动“圣战”，活动范围也局限于巴勒斯坦，因此难以威胁俄罗斯本土安全。在综合考虑之下，俄罗斯未将其列为恐怖组织。俄罗斯还进一步指出，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是以偏概全的行为。联合国与俄罗斯从未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因此与该组织交往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在俄罗斯看来，哈马斯内部的确存在极端派并实施暴行，但这并不代表整个组织，其还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承担了大量工作。^① 俄方还以法塔赫及其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为例，指出历史上有很多激进组织在建立政权后采取更加现实和建设性的立场，需从动态视角来审视有关政治组织。另外，俄罗斯指出，俄方与哈马斯是公开接触，而西方有关国家尽管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但与其秘密交往。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在中东地区大小众多非国家行为体之中，俄罗斯选择与哈马斯交往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

可以说，哈马斯的低风险性和愿意合作的姿态同样让俄罗斯产生与其交往的意愿。例如，在建立双方官方接触之后，针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关切，哈马斯不断主动公开谴责各类恐怖袭击。2010 年 3 月 31 日，在发生莫斯科地铁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立德·马沙尔（Khaled Mashal）主动与拉夫罗夫通电话，对袭击表示谴责。^② 另外，围绕巴以冲突，哈马斯积极回应俄罗斯保障其公民和同胞安全并为人员撤离提供便利的要求。例如，2023 年 11 月 26 日，哈马斯释放 1 名俄罗斯籍人质，并表示此举是为了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努力，及承认俄罗斯在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上的立场。同时，在以色列、埃及、卡塔尔等国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哈马斯等组织配合下，截至 2023 年 12 月 19 日，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派遣飞机从加沙地带撤回其公民及家属共 1 124 人。^③ 而对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莫斯科州恐怖袭击事件，哈马斯发表声明称“最强烈地谴责针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平民的恐怖袭击”。^④

① Интервью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едущему телепрограммы «Пятая студия» (ВГТРК) С. Б. Брилеву, Москва, 22 июня 2007 года,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588879, 2023 - 11 - 26.

② О телефонном разговор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политбюро ХАМАС Х. Машаалем,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675315, 2023 - 12 - 04.

③ 《俄紧急情况部专机将最后一批自加沙撤离俄公民送抵莫斯科》，参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https://sputniknews.cn/20231219/1055812748.html>, 2024 - 03 - 03。

④ 《声明：巴勒斯坦哈马斯谴责莫斯科州恐怖袭击事件》，参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https://sputniknews.cn/20240323/1057906211.html>, 2024 - 04 - 02。

（二）俄罗斯重视国内穆斯林群体在国家维稳中的独特价值

2012年12月普京签署通过的《2025年前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承认俄罗斯存在排外情绪、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社会思潮。^①2018年，俄罗斯专门对《2025年前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进行了修改，指出要防止民族冲突，为外国公民适应在俄罗斯的生活创造条件。另外，根据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在2024年5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近年来有80%的俄罗斯民众认为民族关系良好，但仍有5%~7%的民众认为在全国层面可能爆发民族冲突，有2%~3%的民众认为在自身居住地区可能爆发冲突。^②

尽管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分散生活在不同区域，并分属不同民族与教派，但国家层面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即“俄罗斯的穆斯林群体”（Мульманская умма России）。^③在民族宗教关系上，俄罗斯部分民众存在“伊斯兰恐惧症”，同时穆斯林人口增长率始终高于其他民族引发国家和社会伊斯兰化的担忧。数量庞大的穆斯林移民和劳工群体的存在，又导致民众将对移民和伊斯兰教的恐惧感相融合。^④不过，总体上俄罗斯官方高度认可穆斯林群体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作用。2013年10月22日，普京在俄罗斯穆斯林中央宗教管理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Дух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Мусульман России）成立225周年庆祝大会上表示，伊斯兰教是俄罗斯文化符号的重要成分，是国家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⑤2015年9月23日，普京在莫斯科大清真寺落成典礼上指出，俄罗斯的伊斯兰文化宗教机构在增加，不同民族和宗教实现和平共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穆斯林。^⑥因此，从俄罗斯官方来看，穆斯林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促使这一群体与其他民族相互克服在民族、宗教等领域的差异，共同

①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о Стратег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ц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до 2025 года, <http://kremlin.ru/acts/news/17165>, 2024-07-03.

② Уровень ксенофобии и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отношение к приезжим, <https://www.levada.ru/2024/05/14/uroven-ksenofobii-i-mezhnatsionalnoj-napryazhennosti-otnoshenie-k-priezzhim>, 2024-07-17.

③ Alexei Malashenko, “Islam in Russia”,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islam-in-russia>, 2024-06-23.

④ Marlene Laruelle, “How Islam Will Change Russia”, 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9/Laruelle_-_Russia_in_Decline.pdf, 2024-06-20.

⑤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посвящённом 225-летию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мусульман России,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19473>, 2024-06-28.

⑥ Московская соборная мечеть открыта после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351>, 2024-06-15.

实现和平相处，增强公民意识进而共同促进国家和文明发展。另外，从外部视角来看，如果俄罗斯无法理顺与国内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顺畅地与关注俄罗斯民族宗教形势的中东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开展交往，更无法发挥这一群体在对外合作中的积极性。因此，俄罗斯的穆斯林群体既是俄罗斯的内政问题，又牵涉其与中东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而要想获取穆斯林群体在内政外交上的支持，俄罗斯就必须回应其内部关注和外部关切。在外部关切上，巴以问题作为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热点问题，一直是俄罗斯穆斯林群体最关注的议题之一。而近年来巴以问题的最大特征是，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各派武装组织与以色列之间持续进行非对称冲突。尽管一些俄罗斯穆斯林群体不认同哈马斯在与以色列斗争中采用残酷的暴力手段，但支持该组织为巴勒斯坦民众争取权利和利益的主张。从这一点出发，俄罗斯有了与哈马斯进行交往的国内政治基础和一定的民意支撑。

由此可见，俄罗斯选择与哈马斯进行交往，是该国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上力图有所作为，进而争取国内穆斯林群体政治外交支持以增强执政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围绕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相关表态更加积极主动，并密切与中东地区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政治外交协调。俄罗斯的做法既是为突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围堵封锁，也是为进一步得到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争取穆斯林群体的同时，无意牺牲本国犹太人群体和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更无意引发国内民族与宗教冲突。例如，对 2023 年 10 月 30 日俄罗斯南部地区联邦主体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机场爆发的袭击以色列公民和犹太人事件，俄罗斯选择归咎于西方挑唆，表明其无意通过打以色列牌或犹太人牌的方式来争取穆斯林群体支持。^①

四 余论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从未就对哈马斯的接触与交往行为出台过明确的政策或纲领。因此，本文依据俄罗斯在与哈马斯不断接触时所留下的外交部

^① 2023 年 10 月 30 日，数百名当地民众冲入俄罗斯达吉斯坦首府马哈奇卡拉机场航站楼和停机坪，挥舞巴勒斯坦旗帜并高喊口号，声称要从一架来自以色列的飞机上寻找并杀死犹太人。事后俄罗斯表示该事件是西方挑唆的结果，以色列则要求俄方保护本国公民和犹太人。

官方记录、有关领导人的表态以及权威学者的分析，归纳出这种接触政策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国际层面的大国外交、地区层面的中东政策，以及国内政治中的安全治理政策。

自2006年俄罗斯对哈马斯实行接触政策至今已近20年，未来此种态势仍将持续。其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立足于实用主义外交原则，在中东地区奉行“等距政策”，与部分国家内部对立双方政治力量同时保持交往。当前，俄罗斯的外交理念和国家利益观要求其介入任何对其有价值的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正是出于这一理念，在多数中东热点问题背后均有俄罗斯的身影。其最典型的做法是，俄罗斯在与地区国家保持官方交往的同时，又与该国内反对派组织或武装进行接触。在也门，俄罗斯一方面与其政府保持官方交往，另一方面又与政府势均力敌的胡塞武装保持联系。在利比亚，俄罗斯在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保持官方交往的同时，又与埃及等国共同支持控制利比亚中东部地区的利比亚国民军。在伊拉克，俄罗斯除发展两国在军工和能源等领域较为深厚的合作关系外，又与伊拉克内部自主性较强的库尔德自治区建立了联系，还同库尔德自治区内部激烈竞争的两大主要组织——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和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交往。俄罗斯与哈马斯的接触政策则是俄罗斯平衡外交理念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缩影。俄罗斯以上这些看似矛盾做法的背后，往往是因为对立双方均有较强实力，俄罗斯拟在这些国家或热点问题上两面下注。无论这些国家政治力量走势如何，俄罗斯都将处在有利的位置，以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这种接触乃至交往始终维持在政治与外交层面。俄罗斯与哈马斯军事部门始终没有任何往来。从这一点来说，俄罗斯对哈马斯的支持一直是象征性的，并且新一轮巴以冲突后难以给予其任何物质上的支持。^① 这些表现说明，俄罗斯对哈马斯的接触政策有清晰的限度。

第一，就国家利益来说，哈马斯问题不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俄罗斯对哈马斯没有长期和大幅资源投入，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也不存在俄罗斯需要维护的经济和军工等领域重大利益。相较之下，为维护长期盟友阿萨德政权的生存以保住在东地中海地区仅存的军事基地，俄罗斯在2015年毅然出兵并至今维持驻军，甚至不断扩大在该国的军事基地。可以说，叙利亚阿萨德

^① Milàn Czerny and Dan Storyev, “Why Russia and Hamas Are Growing Closer”,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90841>, 2024-02-27.

政权的存续才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核心利益的体现，对其支持全方位且不设限。

第二，哈马斯只是俄罗斯接触的巴勒斯坦多个组织之一。尽管俄罗斯始终与哈马斯进行接触，但其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无法在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机构内为俄罗斯带来政治和外交支持。俄罗斯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在国际上的唯一代表，并始终维持官方交往。另外，在与哈马斯接触之前，俄罗斯长期与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核心成员的法塔赫关系良好。苏联曾为法塔赫培养了不少军政人才，并为其提供资金、物资和传授斗争策略。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本人就曾在苏联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习，并于 1982 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外，俄罗斯还与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等规模更小的派别保持接触。

第三，其他国家和组织对哈马斯影响能力在俄罗斯之上。哈马斯在组织起源和意识形态上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联，财政上则依赖卡塔尔等国的援助，在经济和安全上则受制于埃及。^①近年来，在军事资源的获取上，哈马斯主要受益于伊朗的供应。因此，虽然俄罗斯与哈马斯维持交往，但影响力远在卡塔尔、伊朗和埃及等地区国家之下，俄罗斯无力与上述国家竞争。

尽管如此，巴勒斯坦问题与巴以问题始终是关乎中东安全问题的核心症结，哈马斯则是其中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涉事各方打破暴力循环，回到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分歧的轨道上。同时，外部力量尤其是世界大国也应担负责任和体现担当。2024 年以来，俄罗斯举办了第四次巴勒斯坦各派别莫斯科对话，中国则邀请巴勒斯坦 14 个派别高级别代表于 7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并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这些举措表明，大国在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以问题的解决上仍有行动力和影响力。对此，国际社会应推动巴勒斯坦国内各力量、巴以双方化解各类分歧与矛盾，大国之间应摒弃博弈对抗的想法，共同为中东安全问题的有效治理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В. Наумкин, В. Кузнец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ипологизации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акторов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64, № 6, 2020, с. 108.